2024-03-07-Ang-Bayan-菲律宾-文章

回到EDSA去打恰恰

2月25日，全国各地和海外通过反对马科斯政权修改宪章或“恰恰”的抗议活动来纪念EDSA起义38周年。

大约 5,000 人聚集在马尼拉大都会的 EDSA 神社前，在“No to Chacha Network”下聚集。据这些组织称，EDSA 起义的成功之一是 1987 年宪法，该宪法禁止政治王朝，规定官员任期限制，并保证该州存在“制衡”。这就是马科斯政权想要改变的，同时允许外资 100% 拥有菲律宾的土地、关键基础设施和设施。

该联盟还认为，参议院和国会应该首先解决人民在加薪、降低物价、改善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不满，而不是为恰恰服务。在该联盟的联合声明中，它称其为“不必要的、分裂的、代价高昂的，并且主要侧重于保持现任者的地位”。

当天，反恰恰联盟还在纳加、黎牙实比、宿务、巴科洛德、伊洛伊洛和达沃等城市发起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伊莎贝拉、拉乌尼翁和索索贡也开展了联合行动和研究。在海外，菲律宾人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和波士顿开展活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珀斯和堪培拉；在香港;和在加拿大。

纪念活动前后，联盟内各团体进行了各种抗议、集会和学习活动。

除了“拒绝恰恰网络”之外，青年和妇女之间还形成了广泛的反恰恰联盟，以及市和省级联盟。

尽管遭到广泛反对，马科斯政权的人员仍继续机动推进恰恰。众议院第 7 号决议 (RBH7) 是参议院提交的提案 RBH6 的对应提案，于 2 月 27 日在众议院连续听取。

根据联合决议，下议院和上议院组成制宪会议并单独投票时，据说只有三项条款需要修改。这些变化旨在使外国人有权完全拥有公用事业（第十二条第 11 款）；教育部门（第九条第 4 节）；和广告（第 XVI 条第 11 节）。

=========

保和省革命的土壤肥沃

美马科斯政权在坎帕高、比拉尔、保和省描笼涯屠杀了五名被俘的新人民军红色战士和党干部，错误地以为可以结束博拉农群众的武装革命抵抗2月23日，不可否认，这五位无私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殉难者是保和广大农民和菲律宾人民的巨大损失。然而，他们的生命和牺牲激励着全省革命斗争的继续努力。

自20世纪80年代革命运动的种子在保和省播下以来，它从未被反动国家彻底击败过。尽管多次宣称该省“没有叛乱”，但保和省的火灾革命从未熄灭。由于压迫和剥削持续存在，岛上的革命抵抗并未被击败。

波拉农群众的状况

全岛139万人民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群众，都在受苦受难。这里的主要产品是大米和玉米，还有椰子、香蕉、木薯、沙巴和油棕。

全省总面积为 482,100 公顷，其中农业用地面积为 273,950 公顷，林地面积为 101,271 公顷。由于粮食产量大，被称为中米沙鄢群岛的“粮食粮仓”。 2018年的数据显示，26%的农业用地为稻田，即70,117公顷。其中，只有 56% 拥有充足的灌溉。

农民现在担心厄尔尼诺现象会对稻田造成损害。 Tatay Boying 就是其中一位农民，他非常担心自己的种植园，因为薄荷岛正处于“干旱期”（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

“灌溉很困难，因为我们只依靠雨水……其他地方有灌溉，但只有少数人受益，甚至是体育运动，”他说。

这与保和岛地方政府在 2023 年 11 月吹嘘的拨款 710 万比索帮助受干旱影响的农民形成鲜明对比。除了贫困之外，要想受益还需要许多其他要求。

厄尔尼诺现象将给保和省农民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伯英爸爸抱怨说，他从正规种植园赚不到钱，他因为灌溉不足而乞讨土地。

每个种植周期的总成本至少为 11,000 比索。他在这里收获了456公斤，即12袋大米，并扣除了2袋作为对地主的补偿。如果出售，他只能以每公斤 24 比索的价格赚取 9,120 比索。由于损失惨重，加上市场上的稻米价格又很高，伯英爸爸不再出售收获的稻米。

对于博拉农群众来说，更大的灾难是私人公司和地主与当地政府的共谋，不断加剧和广泛的土地掠夺。其中包括马科斯亲信拥有的保和牛公司 (BCC) 没收了特立尼达-塔利邦综合农民协会 (TTIFA) 争夺的 622 公顷土地。 BCC 无视农民在其土地掠夺活动中持有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其声称拥有的 1,973 块土地的一部分。

菲律宾农业土地和磨坊发展公司（PALM Inc）现有的油棕种植园，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投资者合资的 AGUMIL 菲律宾公司拥有，对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困难。 2012年，由于PALM Inc的极高贷款利息和极低水果价格的计划，至少2,500名油棕农破产。以前它只以每公斤 2 比索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水果。目前，由于油棕中使用了化学物质，农民无法利用种植油棕的土地。 PALM Inc 已为种植园占地 6,000 公顷。

该省占总人口33%的渔民也陷入贫困。由于原油、设备和其他费用的价格不断上涨，他们正在亏损。他们还担心由于邦劳岛 650 公顷的填海计划和塔比拉兰市的填海计划而失去生计。

当地政府吹嘘的2023年该省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7.1%（主要来自旅游业）的说法与博拉农群众的胃格格不入。尽管每年有多达一百万游客带来收入，保和岛勤劳的群众却依然饥肠辘辘。

与此同时，如果博拉农群众没有被饥饿杀死，军队和警察就会谋杀和折磨他们。近年来，对争取土地权利的博拉农群众的镇压从未停止。目前有10名政治犯被关押在保和省，其中包括75岁的老阿道夫·萨拉斯(Adolfo Salas Sr.)，他是博拉农人民运动菲律宾农民运动(HUMABOL-KMP)省村的联合创始人。该省国家恐怖主义的主要代理人是第 47 IB 以及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所谓保和特遣队。

=========

妇女月遭遇抗议

3月1日妇女月伊始，加布里埃拉领导下的妇女们同时发起了抗议活动。他们的口号是：民生、权利、独立，不是外国人和少数人的恰恰！

当天，加布里埃拉青年团成员与其他青年团体一起前往马尼拉的门迪奥拉，表达对马科斯政权恰恰的反对。

由 Gabriela Youth-UPLB 领导的菲律宾大学洛斯巴尼奥斯分校也开展了类似的行动。该组织表示，这一行动是为了声援指定的紫色行动日。

与此同时，女工在女工联合会和 Kilusang Mayo Uno 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场舞蹈抗议活动，要求工资、工作、权利和结束工作暴力。 3月5日，Gabriela-NCR也在马尼拉发起抗议活动。

=========

马科斯出席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东盟会议，但遭到抗议活动的影响。 3月4日至6日，菲律宾移民和进步团体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发起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的召开以及小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出席。由澳大利亚马卡巴扬（巴彦）新联盟领导的抗议活动给东盟峰会和马科斯的活动蒙上了阴影。

比拉尔 5 区的正义和法西斯法新社-菲国警的受害者。 3 月 3 日，中米沙鄢青年和进步组织聚集在菲律宾大学 (UP)-宿务圆形剧场，向比拉尔 5 人致敬，他们是在保和省比拉尔被国家军队屠杀的五名红色战士。与此同时，宿务大学的年轻人于2月29日发起烛光抗议。

3月5日，人权组织在奎松市阿吉纳尔多营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一系列针对法新社-菲国警活动人士、进步人士和革命者的绑架、爆炸和蓄意杀害案件。

菲律宾采矿法，已废除。 Katribu、Kalikasan PNE等民主团体3月4日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前发起抗议活动，呼吁废除1995年菲律宾采矿法。该法存在29年来，给菲律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损害了环境以及土著人民和农民的社区。

=========

宿雾的工会权利面对压制的坚持

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正在故意攻击工人成立工会和谈判的权利，以保持菲律宾劳动力的廉价和廉价。这与反动国家官员的说法、其本国法律和其显然签署的国际协议的规定相悖。使组建工会变得困难，并坚持承认他们是工人的唯一谈判代表。

这是博基亚和巴永的经历，两人都是39岁，都是合同工，在宿务一家工厂工作了至少13-14年。

紧迫的理由说服他们加入工会。博基亚说：“有人联系我，希望成立一个工会来保障工作，这样他们就不会被解雇。” “在那段时间，有很多人谈论我们的（劳工）机构是那一年之前唯一的机构。这是我们首先聚集在一起的问题，”巴勇说。

2018年，他们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但到目前为止，资本家还没有承认它是独家谈判代理人（SEBA）或工人谈判的唯一代表。为了防止工会成立，管理层将成员置于“浮动状态”或取消定期轮换工作。资本家四次去踢那些有组织的人。

工人们进行了反击。他们发起集体行动，要求工厂开放接受劳动就业部检查，以证明资本家正在实施纯劳务承包（LOC）计划。他们还要求将处于浮动状态的工人重新安排到定期轮换。

博基亚说：“我们进行了臂章抗议，并致函对话，但没有得到答复。”

相反，资本家与国家串通一气，加大了对工人的压力。使得NTF-Elcac进厂召开座谈会，工会被贴上红牌面对面。工会领导人受到威胁，他们的家人也受到威胁。法西斯机构的特工甚至被要求旁听管理会议。

NTF-Elcac在工厂的崛起引起了工人的骚乱。 “为了克服这一挑战，我们这些积极参加工会的人，挨家挨户地走进工人中间，把他们聚集起来，努力恢复我们（会议）和学习的活力。”

他们继续争取承认工会为 SEBA，并坚持工人的紧急要求，例如提高工资。他们向劳工机构提交请愿书，要求承认合同工为正式工。在工厂外，他们帮助失去正常收入和紧急情况的工人。

博基亚说：“在我们长期处于‘漂浮状态’期间以及台风奥黛特造成破坏期间，我们都得到了帮助。”

“疫情期间，也有合作，坚持政府机构提供援助。”巴勇说。

在建立联盟的过程中，博基亚和巴永意识到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国家普遍侵犯人权的问题。博基亚表示：“我们正在参加针对政府杀戮和骚扰的抗议活动，以及反对践踏我们权利的集会。”他还参加了为被蹂躏或烧毁的工人社区提供救援的活动。

在个人生活中，他们学会了纪律、勇气和战斗精神。博基亚说：“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真正的工会是什么，如何真正地战斗而不是取笑资本家。” “我了解了更多的原理，不再害怕管理了。”巴勇说。

“限制饮酒，”博基亚补充道。 “我们不再害羞而不敢说话，也不再羞于让别人了解我们的权利。”

=========

Conwep，外国资本家的保护者

在 2 月 29 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菲律宾可穿戴设备出口商联合会 (Conwep) 威胁称，如果给工人加薪哪怕是哪怕是哪怕是一点点的工资增长，都会在服装行业进行大范围裁员。在给马科斯政权的信中，它警告说，如果参议院和国会通过任何涨薪措施，多达12万人或16万名工人中的70%-80%将失业。由于“国际需求疲软”，今年计划裁员 21,912 名工人。

Conwep 是一个由大型资本家组成的协会，专门为最大的“全球品牌”制造服装。其中包括 Ralph Lauren、Coach、Michael Kors、Adidas、Dillard's、Marks & Spencer 和 Ann Taylor。它主要向美国出口制成品，其次是欧盟国家、英国和日本。该协会以外国公司为主，最小的只有 1000 名工人。这里最大的两家公司经营着 6-7 家工厂，雇用了 22,000-24,000 名工人。这些公司还在亚洲其他地区（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开展业务。在疫情爆发之前，该公司雇用了多达 22 万名工人。

该行业的大多数工人是女性，相对年轻，是合同工。一般来说，她们的工资比男性低17%-25%。

产业萎缩，剥削加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服装业在国际服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缩小。 2020年，全国仅有200家制造服装的工厂、240家贸易商和1000多家分包商。它雇用了超过 490,000 名各种职位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或 69.4% 是女性。

2020年，Conwep利用Covid-19大流行实施了大规模裁员、减薪和提高劳动力灵活性。它使数千名工人处于“浮动地位”，同时直接制裁其他人。裁员最严重的是台湾公司Sports City International旗下的工厂，该公司是麦克坦出口加工区最大的雇主。 2020-2023年间，由于该公司将业务转移至越南工厂，至少有12,000名工人失业。 Conwep 将裁员视为“挽救工作”。事实上，裁员是为了维持公司的利润水平，但牺牲了菲律宾工人的利益。

与飞地内的其他公司一样，Conwep 的外国资本家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和激励措施。其中包括免税期、基本材料免税入境、使用公共资金建造的先进基础设施、“灵活”劳动力以及公用事业（水和电）和租金补贴。他们还根据 CREATE 法享受额外的税收减免。虽然不公开，但实际上，飞地内部正在实施“不工会、不罢工”的政策。

这些外国人可以将其全部收入带出菲律宾，而无需在菲律宾承担责任。正如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其在菲律宾的工厂被任意关闭，而工人却没有追索权。

到 2023 年，Conwep 的出口额已超过 10 亿美元。菲律宾外国买家协会预计，由于新订单的进入，2024 年菲律宾销售额将小幅增长 2%，达到 13.3 亿美元。

=========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保和省大屠杀、法新社-菲国警的爆炸和绑架

菲律宾武装部队、准军事部队和菲国家警察的法西斯触角战犯及其首领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必须被绳之以法，并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最近几周发生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文明战争原则的案件。

比拉尔的正义 5。 2 月 23 日，保和省比拉尔市的五名红色战士和党员干部在一场遭遇战中被故意屠杀，但并未被杀害。多明戈·康波克、汉娜·塞西斯塔、帕利托·希斯托利亚、马龙·奥莫苏拉和阿尔贝托·桑乔在比拉尔的正义行动中被活捉。他们在 Sityo Matin-ao 2, Barangay Campagao 停了下来。五人在被杀害前遭受了严酷的折磨。康波克被拍到被一名士兵抱着，这证明他被俘时还活着。据目击者称，康波克的颈部和腹部被割伤。 Compoc已经60多岁了，患有风湿病。

塞西斯塔和另外三人在被枪杀前被拖过泥浆。塞西斯塔是一名选择为被压迫阶级服务的律师。尽管有证人的证据和证词，法新社和菲国警坚称这五人在逮捕警察的“服务”期间进行了“抵抗”。

早些时候，军方在同一描笼涯绑架了该地区的一名居民“Berting”和他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其中包括一名4岁的孩子。他因透露比拉尔五人的下落而被打了一巴掌。他们被强行塞进一辆白色面包车。一天后他们被送回家。

2 月 21 日，在西内格罗斯省，第 79 个 IB 杀害了位于埃斯卡兰特市 Pinapugasan 描笼涯 Sityo Mansulao 农场的农民 Jose Caramihan。军方称他在一次“遭遇”中被杀。

在东米萨米斯，第 58 步兵团于 2 月 10 日在巴林加萨的卡拉瓦格描笼涯和奎松交界处抓获、折磨并杀害了新人民军中北棉兰老地区 (NCMR) 的红色战士米格尔·塞里诺 (Ka Bokir)。他的尸体显示出严重的酷刑。

绑架。警察和军方释放了索索贡农民领袖何塞·玛丽·埃斯蒂勒（Jose Marie Estiller）被绑架的兄弟，后者于 2 月 23 日“投降”。 2月20日，他在斯托被军方绑架。托马斯，八打雁。他被指控为比科尔的“第二号通缉犯”，并被指控多项刑事指控。

与此同时，Anakbayan-Southern Mindanao 在 2 月 27 日的一份新闻稿中报道了长期为达沃社区服务的活动家作家 Nelson Bautista Jr 被军队和警察绑架和失踪，以及他当时的同伴 Ademar 被捕的情况。 1 月 25 日，Anciero Etol 在他们位于三宝颜锡布盖省 Siay 巴林加桑描笼涯的家中。埃托尔已被指控刑事指控，目前被拘留在 Siay 市警察局。与此同时，警方和军方均不承认他们关押了包蒂斯塔。至今他仍然失踪。

轰炸。最近几周，法新社在奎松、西内格罗斯、伊洛伊洛和布基农发生了空中轰炸和炮击事件。他们给平民社区造成了巨大的恐惧和创伤。也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法新社对人民军游击队营地使用威力非常大的炸弹，也违反了“比例”原则。

2月21日至22日，西内格罗斯省军队在埃斯卡兰特市和托博索边境发生了一系列明目张胆的枪击、勒杀和爆炸事件。 1000名居民因此被迫撤离。托博索和埃斯卡兰特市的九个描笼涯停课。

在伊洛伊洛，法新社于2月28日从空中向圣华金镇托罗卡丹、东戈克和兰卡的描笼涯投掷了500磅炸弹。随后进行了捆绑和炮击。三名红色战士在爆炸中丧生。

在布基农，法新社于2月23日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情况下对圣费尔南多、奎松和巴伦西亚市接壤的山区进行了13次炮击。此前，法新社还于2月21日对同一地区进行了13次炮击。从 2023 年 12 月开始，实施同时进行轰炸的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第 81 步兵团于 3 月 4 日凌晨对塔格卡瓦扬、奎松和南甘马粦省德尔加列戈边境的描笼涯进行了轰炸和炮击。炸弹袭击了社区附近，几乎击中了三名铜矿工人。

=========

在厄尔尼诺现象中打击疏忽和腐败的美国马科斯政权

厄尔尼诺气候现象造成的干旱正在肆虐该国大部分地区。它从去年年中开始，预计将持续到今年五六月。预计旱情将波及65个省份，将对农村群众的生活造成广泛损害。

据报道，仅截至2月底，由于近15,000公顷农业用地受损，农作物受损造成的损失已达9.417亿比索。研究估计，超过25万公顷的农田将遭到破坏。数十万农民面临着更深地欠商业高利贷者的债务、陷入更加严重的贫困和饥饿的风险。

干旱给广大没有土地、投资资金不足、靠雨、远离灌溉的农民群众带来的灾害最为严重。数十万农场工人也将失去工作或收入。由于干旱，山区发生火灾，危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命和生计。

厄尔尼诺现象由于对自然的破坏而导致干旱效应日益严重，特别是由于长期的伐木、采矿和修建水坝和其他基础设施破坏了流域和水源，导致森林秃顶。罪魁祸首主要是外国大公司和买办资产阶级。尽管造成了严重破坏，马科斯政权仍继续鼓励这家破坏性公司大举进入农村地区。

一年多来，人们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菲律宾造成严重破坏，但马科斯政权尚未制定具体计划来支持生计将受到破坏的农民。尽管干旱的影响早已为人所知，但反动政府机构没有及早提供科学建议、财政援助或替代作物，导致农民群众破产、农作物枯萎。

更糟糕的是，马科斯现在利用厄尔尼诺现象分配巨额资金，用于“太阳能”灌溉等基础设施项目，毕竟这些项目建设得太晚，不再有意义。干旱，许多地方的水已经干涸。最近一段时间，云播计划、拖拉机分配、保险资金少、农作物受损保险等都在媒体上作秀，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预期因干旱而减产，特别是大米，但美马科斯政权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粮食供应，而是进一步打开国家进口大米的大门，包括洋葱、大蒜和其他农产品。产品。特别是2月份大米价格上涨，预计将继续上涨。

应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干旱严重影响，党和革命力量必须努力发动和发动农民群众，以捍卫他们的福利、生计和经济社会权利。必须扩大和加强农民组织，利用他们的力量争取采取紧急措施，在厄尔尼诺现象期间提供救援。

要广泛动员农民群众，要求立即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包括发放必要的救济资金或紧急支援、推迟或取消贷款、不缴纳土地租金、紧急解决困难等。解决水问题。他们必须共同行动，打击地雷和其他破坏自然的种植园。

它们也应该被包括在内，以重振农民之间的合作精神，特别是在面对干旱带来的灾难时。通过他们的组织，可以计划大规模动员来协调各自地区的灌溉系统，并共享（而不是竞争）他们的田地可用的水。

农民群众必须集体指责美国-马科斯政权的过度忽视、腐败和使他们处境恶化的繁琐措施。这一切都激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怒，将他们推向了抗议和反抗的道路。

大旱之际，新人民军各部队接到党的指示，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农民群众渡过难关。除了支持其组织的组建外，新人民军单位还直接协助生产、打井、灌溉和其他有利于农民群众福祉的举措。

农民群众日益愤怒的是，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数千名法新社法西斯军队不断发动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武装进攻，镇压人民的反抗。法新社在苦难之中，却在各个部落身上浪费了数亿比索，并先后出动喷气式战斗机和直升机在田野和山区投放炸弹、引爆大炮。

菲律宾武装部队各营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全面进攻，按照美国马科斯政权的命令，在三月底之前击败所有游击队前线。它给农民群众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苦难。

美马科斯政权的忽视、腐败和压迫政策以及法西斯恐怖主义，都成为广大农村人民愤怒的一根稻草。农村贫困群众爆发广泛抗议，新人民军武装抵抗加剧的情况是存在的。

=========

卡加延市居民因近海和黑沙开采造成的损害

2021年外国在卡加延沿岸进行近海采矿作业（在海洋中采矿）一开始，就已经对卡加延河谷渔民的生计造成了巨大损害。

卡加延的海上采矿被称为全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覆盖了该地区 10 个城镇（桑切斯米拉、克拉维拉、潘普洛纳、阿布鲁格、巴列斯特罗斯、阿帕里、布吉、圣特雷西塔、冈萨加和圣安娜）。沙子被运到这里作为磁铁矿矿物的来源，该矿物 100% 出口到中国。磁铁矿是钢铁生产的关键成分。

中国公司 Apollo Global Capital Inc. 持有该业务。在杜特尔特政权下，它获得了矿业和地球科学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5年。尽管当地官员、环保组织和居民普遍强烈反对该项目，但 AGCI 仍获得了许可。它没有考虑到海上采矿对作业区域以及更广泛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广泛且不可弥补的损害。

它将摧毁受保护岛屿和海洋的50公顷珊瑚礁和海草森林，例如帕劳伊岛保护景观和海景以及巴布延海洋走廊。这些地区是座头鲸、鲸鱼和许多其他濒临消失的动物的家园。

该公司坚称其运营过程中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损害，尽管根据研究和研究这是不可能的。扰乱海洋和所有海洋生物只是在海底钻探（钻孔）以吸走下面的磁铁矿砂。分离矿物后将岩石和沙子扔回海中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它的船只也对冈萨加沿海社区构成危险。 2023年，挖泥船因台风伊盖的强风而断锚。其中一艘支援拖船倾覆并搁浅在岸边。

作业开始时，冈萨加渔民被禁止在矿区捕鱼。由于之前沿该镇海岸进行的黑沙开采作业的残余影响，他们被迫离开，因为海岸附近没有什么可捕捞的。

正因为如此，整个地区的粮食安全受到影响。采矿覆盖市政水域（距离海岸 15 公里的海洋），卡加延河谷 60.2% 的鱼类供应来自该水域。

疏浚屏幕上的采矿

卡加亚农夫妇进一步对河滨建筑公司黑沙开采的影响表示遗憾。在卡加延河恢复计划下，卡加延河正在以“疏浚”为幌子进行。

在阿帕里镇，由于疏浚船和运往中国的石料和沙子的大型船只不停作业，1.1万名渔民的生计陷入困境。据他们称，这些船只的活动会产生噪音和过多的光线，并倾倒扰乱生态系统的化学物质，导致作为他们主要生计来源的鱼类和小虾的数量下降。该公司在远离指定疏浚区域的捕鱼区域进行挖掘。

自“疏浚”工程开始以来，渔民收入大幅下降。从五天的捕捞最终找到的200个集装箱来看，渔民们如果能装满50个集装箱就已经很幸运了。而且，原来一艘船一晚上钓到的200公斤的鱼，现在只剩下3公斤了。 2021年，休息三天的他们的收入跌至300比索至1000比索，与之前3000比索至7000比索的收入相去甚远。

就连商贩的生计也受到了影响。在项目开始之前，推销阿拉芒鱼和其他最后鱼类的人的收入仍高达 8,000 比索。从 2021 年开始，他们 5 天的销售收入将低于 700 比索。

=========

巴丹半岛反对女工

在菲律宾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巴丹自由港区（FAB）内，专门为全球品牌Coach和Kate Spade生产产品的FCF制造公司的女工们敢于抗争。

在公司坚称今年只会增加最多 2 比索的工资后，他们投票加入了罢工。尽管管理层威胁称他们将被调离工作岗位，或者他们将成为直接攻击目标，但情况还是如此。工厂共有 3,000 名工人（正式工人和合同工），超过 1,000 人同意参加罢工，100 人不同意。

FCF 工人仅领取 500 比索，相当于吕宋岛中部 1,142 比索生活工资的 44%。除此之外，强迫休假、非法解雇、不人道的工作条件等侵犯工人权利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此次罢工是该公司公然恐吓和镇压的失败。投票前，FCF及其姊妹公司FPF的管理层于2月26日与工人召开秘密会议，恐吓并游说不支持“罢工投票”。它威胁要调动员工，但福利会减少，或者让员工暂时休假，但不收取服务费。

FCF 是 Fashion Focus Ltd 的一部分，该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每个成品的售价为 2,000 至 20,000 比索。工人们表示，到2022年，公司的收入将达到28亿比索，因此不可能不加薪。

“脏衣服

FCF 所属的菲律宾服装业是价值 10 亿美元的全球产业的一部分，该产业雇用了 60-7500 万名工人。其中高达 3/4 是女性。其大部分生产位于亚洲欠发达国家。到 2023 年，其收入预计将达到 1.74 万亿美元。

清洁服装运动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93% 的全球品牌或世界知名品牌不向该行业的工人支付生活工资。国际乐施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品牌实行生活工资，其产品价格将减少利润的不到 1%。

过度工作（每周 7 天、每天 16 小时）会加重负担；不安全的工作条件（拥挤、不通风，以及孟加拉国的建筑物腐烂）；暴力和虐待；普遍侵犯工会权利和谈判权；强制性劳役;童工和对妇女的歧视。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服装厂因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骚扰或GBVH）而臭名昭著。在亚洲，22.8% 的业内女性表示，2021 年至少经历过一种类型的 GBVH。